

#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

## 东北林大“英语角”

赫崇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学习。其时,“文革”结束,百业待兴……从文化沙漠中跋涉过来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学科学、学知识,整个大学校园被浓浓的求知、求是氛围笼罩着,气象喜人,催人奋进。

在学校主楼南侧的一片杂树林里,有一个被一群英语爱好者狂热追求的“英语角”(English Corn)。每天天刚放亮,各系的学生便会从学校的各个角落纷纷涌到杂树林来。有的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用英语交谈,有的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英文诗,更多的则是一个人捧书本在低声诵读英文……在林子深处还有人高唱英文歌曲《伦敦桥》(London Bridge),于是,小小的“英语角”沸腾起来了。

东北林大建校突出一个“林”字,整个校园种植几百种各色树木上万株,其中,不乏稀缺珍贵的树种,绝对是省城高校园林绿化之冠。每到春夏之交,千树万树,叶绿藤青,整座校园被一片写意的绿渲染着,碧波荡漾,柳浪闻莺……此时的校园,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林”大了。“英语角”所在的杂树林,更是绿得活跃,绿得喧嚣,绿得激情,绿得可爱……

在一棵红松树下,有一名身穿红底黄上衣的女学生,正在用清纯的牛津腔朗诵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声音甜美,回味无穷……苍翠的杂树林映照着尖尖塔顶的俄式学校主楼,东北林大校园在朝阳中很有些异国城堡的风情色调。我手捧着马克吐温的英文版《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在距离女学生不远处的一棵白桦树下认真地读着,有微风不时地送来女学生清纯的牛津腔英语……我在心里问自己:一个农村装束的女孩子,怎么能读出如此优美的牛津腔英语来呢?有几次我想放下自己的书本,走过去同她聊上几句,当然要用英语。但是,每当看到女学生那认真

真的、一丝不苟的学习状态,我就不得不止步了,我不能去浪费一位如此优秀学生的宝贵时间。在这片杂树林里,能享受到这样标准的牛津腔英语我就知足了,何必还要去打搅人家呢。

T教授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闲暇时,T教授也常常光顾我们的“英语角”。这位南京林大毕业的高材生,英语底子厚,再加之在国外的几年留学,英语水平相当了得。他用英文为我们讲演,出口成章,口若悬河。他能一口气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的大部分章节背诵下来,记忆力惊人,常常令我们啧啧称奇。“文革”中我曾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很得T教授的赏识。他常常带给我一些英文原著专业教材和一些英文文学名著,督促我读原著,学原著,培养学习兴趣,扩大英文视野……在T教授的提携下,我的英语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为我毕业后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外文基础。

杂树林里,有一块英语口语活动阵地。每天都有许多学生聚集在这里,练习着说一些实用的英语口语,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英语900句》(English 900),内容有天气、出行,也有住宿、购物……范围几乎涵盖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有两个帅气的男生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标准的牛津腔吸引了不少学生钦佩的目光。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这两个帅气的男生,后来听说他们俩去参加全国高校英语口语大赛,后来又听说他们俩获得大赛的优秀奖,再后来又听说他们俩一起出国留学去了。

XX系的一群英语爱好者编排了一出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片段,一名高个子的男生饰演男主角罗密欧,一名漂亮的女学生饰演女主角朱丽叶,他们演练的认真,口语、对话都很规范,得到同学们的认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一天,有两名女学生找到我,说是要邀请我扮

演剧中的劳伦斯神父,我有些诧异。因为我从没演过戏,连中国的戏都没演过,扮演一个外国的老者,实在让我犯了难。但是,考虑到人家开口求人难,我又不好断然拒绝,于是便说拿来剧本试试看。经过几天的学习,看着还行,于是答应下来。演出那天,我发挥的还真不错,演的很成功,同学们说要感谢我的参与,我说要感谢大家赐给我一次登上舞台的好机会。

H同学是音乐天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考音乐学院而考到东北林大来了?那时还没有音乐特长生生的说法。H同学学的是建筑专业,这使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宗璞先生的一句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呵呵,建筑与音乐原来有如此密切的渊源。H同学喜欢唱英文歌曲《伦敦桥》(London Bridge)或者《泰晤士河》(Thames),音域宽广,牛津味十足,听其歌唱,真的把我们带到了英伦三岛去了。每次我们从他的身旁走过,他都会耸耸肩头或者挥挥手臂,向我们问候,那样子很绅士。在我们入学一年后,H同学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离开了这片可爱的杂树林。

有一天我夹着书本去阶梯教室听课,在学校主楼前看到一名穿红底黄上衣的女学生被一群同学簇拥着送上一辆中巴车。在中巴车开动的一瞬间,我看见那名女学生流着眼泪挥手向大家告别。我问身边的一名学生,才知道女学生是去国外留学的。毕业若干年后,我在一个市的林业局当领导,有一天,在英文版的《森林》(The Forest)杂志上看到一篇《论林业生态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作者署名贺兰山,工作单位是中国林业科学院。我想,如果没有搞错,作者或许就是林大“英语角”那个身穿红底黄上衣的女学生,因为,从照片上看还隐隐约约有她当年的影子。

在东北林大学习的几年间,我一直是“英语角”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一直坚持到毕业离校。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教师,还有许多优秀的学生,这些人中,后来肯定出了不少人才,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只是毕业后很少联系,很多情况都不知道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再一次回到东北林大的时候,母校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学校主楼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愈加年轻了,学校体育场、体育馆增加了许多现代元素,教学实验大楼雄踞学校一隅,俯瞰着校园葱郁的林海,还有歌声中那些为振兴中国大林业而奋发努力的学子们……多院系多学科的组合支撑着林大踏进了211大学的行列,正向着双一流大学奋进着。我想起了学校主楼南侧那片著名的杂树林,也不知道那个“英语角”还存在着或者早就消失掉了?心中掀起一片波澜,那些可爱的老师,那些亲爱的同学,你们还好吗? My old friends,where are you? I have passed my youth!(故人何处也,青春老!)

作者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双城区林业局干部

## 观剧《萧红》

石彤



记录下主演李雪飞如泣如诉的唱词:“近来时时想要哭,却没有合适的地方。”“自尊是做人的根本,我爱你但要求忠诚。”“六年相爱相依,一块列巴先尽着你。感谢你给我文学启迪和快乐,一起推敲故事怎样出奇。”“可爱你不易,你为什么总是拿我出气,把我贬低。迁就下去,我们会走向哪里?”“我要做回我自己!”萧军的性格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从来不考虑萧红的感受。当他有了外遇,竟对孕中的萧红施加暴力。

毫无疑问,萧红是爱萧军的,她一直把萧军的爱情当氧气,把萧军当做她生命中最不该错过的人。在她等待萧军回心转意的某一天,遇到了另一个男人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性情温和,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罗曼蒂克”,但萧红视他为依靠。可端木并没有照顾好好萧红。战火纷飞里,身怀“七甲”的萧红是一个人在疾病和饥寒交迫中逃难,唱词道:“仰望满天星,耳听流水音,累得不想走,这样倒也省心!到处兵荒马乱,没有亲人朋友,只好自己送自己一程。真想从此变成暗影里的一声叹息,夜里的流萤。突然觉得一切都解脱了,明天再不见太阳东升。”“不,不能这样放弃人生!怎能这样狠心,哭完重新燃起希望,喊出压抑郁闷,眼前一片风光,死也要死在战场!”萧红的伟大正在于她屡次从困苦中站起,在文学中成就自己。

1940年萧红完成《呼兰河传》,这部倾注了萧红对家乡深沉的爱和无限眷恋的代表作,使萧红步入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作家行列,也使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成为中国文学版图最耀眼的地方之一。

1942年,萧红因肺结核病逝,年仅31岁。萧红苦命,除了童年祖父的疼爱,一直都没有得到命运的青睞。可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着爱、温暖、自由和幸福,她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她惊人的文学才华,给我们留下了珍奇的精神瑰宝。

作者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哈尔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就业科工作人员(听力障碍)

## 遇见萧红

冷江

1

民国的记忆总是青灰色的,像徽州老家的民居,简简单单的白墙黑瓦,简简单单的天青色的屋顶。中国青花瓷的美都融在了那明快的色调对比中了,宛如荷塘月色,清幽雅致,干净从容。

时令已是酷暑,逃离北京的炎炎夏日,从哈尔滨到呼兰河畔,一路上却和风细雨,像江南的春季,湿湿润润,淅淅沥沥。雨是优柔的雨,风和暖的风,本来有些犹豫、有些彷徨的心情渐渐温软开来。

2

最早的相遇,总在书里面。鲁迅的文字是锋利的,刀刀不见血,却刀刀闪着寒光。在逼人几近窒息的空气里,却要每个读者去拷问自己的心灵。鲁迅的文字也许可以效仿,可是鲁迅文字里的骨血却没有任何人能去移植。直到今天,我们去品味《伤逝》,我们去笑看“阿Q”,总是隔了一层镜花水月,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萧红是鲁迅的弟子,更是鲁迅文字里骨血的传人。我们去看《生死场》,我们去看《呼兰河传》,总在那种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民国的天空下游走,总是把中国乡村里普通人的思想和呼吸一点点撕裂开来,那里面满是悲凉、满是凄楚,满是对生的无奈,满是对死的漠然。

3

好在正如呼兰这秀雅的名字,中国北方的土壤上一样能开出美丽的花朵。所有冷硬的外表下有时也会跳荡着一颗柔软的心。所有悲苦的人生也能时而存留着每个人最温暖的所在。

更可贵的还有萧红故居里那青翠的菜园,正如鲁迅先生的百草园,那里藏着一个过早丧失母亲的叛逆女孩的所有童真和欢乐,那里的磨坊曾经有听不完的故事,那里的牲畜棚至今还遗留着小牛犊、小马驹的气息,而长长的掩映着碧绿的丝瓜叶子和火红的辣椒丛中,有五彩斑斓的蝴蝶扑闪着翅膀。蔚蓝的天空下依稀还浮现出祖父慈祥的笑容。

4

可以想象,当年的女孩,毅然决然离家,离开这欢乐无限的百草园,一定是充满了无限的悲苦。可以想象,无论孤身忍着饥饿枯守在哈尔滨,还是远离家乡拖着病体藏身九宫之一隅,多少个梦中,一定无数次回归呼兰河畔,一定无数次在怀想祖父怀想后花园时泪水湿透枕巾。

有人说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遗漏了一位辉煌的北国女性,还有人说萧红如果不死,那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传奇,可是,我知道,所有的如果都像流沙,在指缝间不经意悄悄流走,唯有文字长存,唯有文字里的骨血长存。

5

离开呼兰时,天上再次下起小雨。细细的雨丝,给平正的萧红故居笼上一层薄薄的青烟,粗犷的喧嚣的城市一下子安静下来,像奔腾的河水遇见宽阔后突然间就变得深沉。

马路对面竟然是黑龙江省肺结核病医院,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结核病诊疗医院。医院里高耸的七十多年前的水塔上,还清楚地写着1943,那可是萧红因肺结核病在香港孤独地告别人间后的第二年。遗憾吗,人生总是在不期的相遇里呈现某种必然的规律,不甘心吗,命运不过是无数张涂满阴影后纷繁多样的脸,有时疲惫,有时惊喜,有时不知所云。

6

萧红本身就是一本书,阅读萧红,我们都能感受

到鲁迅说的那份“越轨的笔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然而,萧红另一面却是藏在她细致得几近偏执的不厌其烦对东北往事的描绘中,那份明丽和新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无从追忆。

茅盾先生感受到了,他说萧红是寂寞的。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的人,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有远大计划的人,只会加倍地寂寞。萧红孤独地躺在香港的浅水湾,当无数红男绿女嬉笑着走过,谁还能想起当年她蛰居时幽冷的心境和对生的渴望。

7

萧红告别人间时,还念念不忘那曾经最温暖的后花园。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是否还年年仍旧?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一匹马,一会工夫变出一只狗来?

萧红绝笔说,这一切都不能想象了。越想象只会越悲苦,越想象只会越寂寞。可是百年过去了,当年的乡村已经变成繁华的都市,青翠欲滴的后花园已经变成游客熙熙攘攘的景点,唯有呼兰河还在旷远的天空下静静地流着。

作者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北京市丰台区作协会员

“我爱哈尔滨”征文投稿邮箱 sunislandharbin@163.com